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三

錫山計六奇用客臣編纂

天啟七年丁卯八月始

信王登極 天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封信王

御諱由檢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生。光宗第五子。熹宗嫡弟。初封信王。天啟六年。王年十七矣。魏忠賢欲封國以遠之。勸熹宗命王出府成婚。六月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閏六月欽天監奏信王婚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

時搬移十二月初十日午時尙冠十六日納徵發冊
二十二日安牀。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
卯時親迎。卽所娶殉節聖母也。丁卯八月十八日熹
宗疾篤。內諭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擬封伯爵。卽
行具奏。十九日魏忠賢與羣臣議垂簾居攝。宰相施
鳳來曰。居攝遠不可攷。且學他不得。忠賢不悅而罷。
諸臣請信王入視疾。二十二日熹宗病革。召王入諭。
以當爲堯舜之君。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王遜謝而
出。申時熹宗崩。首相施鳳來。張立極。英國公張惟賢。

等具牋。往信府勸進。忠賢結信。潘舊監徐應元。遂自請王入。王心危甚。袖食物以入。羣臣聞之。咸欲奔入。至殿門。宦者不納。是夜王秉燭獨坐。夜分。有闕。攜劍過。王佯取視。留置几上。許給以價。聞巡邏聲。勞苦之。命左右給酒食。歡聲如雷。二十四日丁巳。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賀。朝時天忽鳴。詔以明年戊辰。改元崇禎。自洪武至帝。凡十有六君云。

客氏出宮

九月時聖衷淵穆。外廷觀望。魏忠賢內不自安。因乞

辭位上不許。但命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初魏忠賢肆惡如危中官。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等。皆客氏成之也。客氏在宮中乘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視。爲熹廟八母之一。誕日熹廟必臨幸。升座勸飲。賞資無筭。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前驅。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簇擁。有如白晝。衣服鮮華。儼若神仙。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廟既崩。上命歸私第。客氏五更衰服。

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龍袱包裹。皆熹廟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

陸萬齡下獄

初熹宗時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學之傍。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誅東林也。許之。或謂恐聖駕幸學不便。乃已。至是國子監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罪。有旨下陸曹于獄。魏忠賢懼。因乞止建祠。上優答之。前賜額如故。餘俱罷止。時有監生張某欲上

疏請忠賢與孔子並尊入國學。自稱見子路擊之。遽
殂。一日上見惡生李暎。曰。此忠賢爲周公疏。卽逮問。
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
忠賢大懼。卽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崔呈秀回籍

十月上神明默操。宣州之捷。猶敘功。加蔭甯國公。魏
良卿安平伯。魏鵬鐵券成。猶命給之。旣而楊維垣疏
叅崔呈秀。借廠臣行私。乞正兩觀之誅。主事陸澄源
亦叅崔呈秀。奪情爲安。忍于無親。御史賈維春亦叅

崔呈秀說事實官娶娼宜淫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方有旨令回籍守制。

錢元愨叅魏忠賢

十一月二十五

吏部主事錢元愨疏叅魏忠賢曰稱功頌德徧于天下勝于王莽之妄行符命列爵五等昇于乳臭勝于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置要津勝于王衍之狡兔三窟輿金輦寶藏積滯賄勝于董卓之郿塢私藏動輒稱旨鉗制百僚勝于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善類元氣傷殘勝于簡甫之釣黨迎衆陰養死士陳

兵自衛。勝于桓溫之複壁。置人。廣開告訐。道路側目。勝于則天朝之羅織忠良。種種罪惡。萬劄不足以盡其辜。或念先朝遺奴。貸以不死。勒歸私第。魏良卿等。速令解組歸鄉。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用。長兒田爾耕。契友白太始。龔翼明等。或行誅戮。或行黜放。庶幾朝廷肅清。夫內允服疏奏。上批該衙門知道。忠賢懼其黨。吳淳夫。李夔。龍田。吉阮。大鍼。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凡掛彈章者。俱自陳求罷。上咸准回籍。

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 十月二十六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參魏忠賢十大罪一日並帝羣臣上疏必歸功厥臣竟以忠賢上配先帝二曰萬后羅織皇親幾危中官三曰弄兵廣招無籍興建內操四曰無君軍國大事一手障天五曰剋剝新封三藩不及福藩之一忠賢封公膏腴萬頃六曰無聖故以刀鋸刑餘擬配俎豆七曰濫爵公然襲上公之封視不知省八曰濫冒武功武臣出死力以捍圍忠賢居樽俎以冒賞九曰建生祠一祠之建不下五萬豈士

民之樂輸十日通關節乾兒崔呈秀孽子崔鐸貼出
之文復登賢書種種叛逆罄竹難書萬剛不盡上領
之魏忠賢不勝其憤哭訴于上上命內侍讀疏使跪
聽之忠賢震恐喪魄

應山一疏璫罪大著然罹慘禍以後無敢有發其
奸者矣至是而元愨首叅其罪嘉徵歷暴其惡使
逆賢無逃躲處真膽識雙絕可與大洪疏並垂千
古 庚戌二月十九日用賓雨窓評

魏忠賢謫鳳陽十一月事

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准閑任。遂奪司禮及廠印。發
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三爵。上准改。又疏
繳進誥券田宅。上着吏戶工三部查收。禮科吳宏業。
戶部主事劉鼎卿。刑部員外史躬盛。御史安仲龔萃。
肅副史潘曾。紛紛上疏。或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
許顯純。倪文煥。阮大鍼。或攻操江劉志選。兵侍潘汝
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上俱
不發票。將疏留中。密詢宮府。查彼過惡。凡逼死貴人。
擅削成妃。甚至動搖中宮。事事有據。又參閱奏章。削

奪大臣黜逐言官。縱容校尉到處拿人。監弊忠良無
數。又分布心腹。掌握兵柄。結交文武。把持津要。假拿
奸細。搜剔富戶。追比官贓入己。又喜崇病篤。假傳旨
鷹客氏。陞大僚等。莫不是實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
九卿會勘。魏忠賢着內官劉應選。鄭康升。押發鳳陽
看守皇陵籍其家。徐應元爲忠賢分解。上罵曰。奴儕
與奸臣相通。各一百棍發南京去。忠賢遂將珍寶四
十輛馬千匹壯士八百行。通政使楊紹震劾逆賢在
邊擁兵云云。乞早肆諸市朝。疏奏上卽傳旨兵部云。

朕臨御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黨魏忠賢擅竊國柄。奸盜內帑。誣陷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致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其經過地方。着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時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罪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欽此。

魏忠賢自縊

兵部聞旨卽差千戶吳國安前去批解魏忠賢至新店距阜城縣二十里密得李永貞飛報知不免晚至縣宿尤克簡家時有京師白書生作掛枝兒在外廂唱徹五更形其昔時豪勢今日淒涼言言譏刺忠賢聞之益悽悶遂與李朝欽縊死劉應選晨起見之大懼與心腹至忠賢臥室收取金寶佯呼云忠賢走矣我去追耳遂南馳鄭康升宿袁光燦家驚起報于縣申文上司將車輛寄庫隨人寄監上籍其家焚刑具

時瑞勢甚熾。外廷洵洵。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誦聖智焉。

予聞上始登極。問羣臣曰。堯與舜孰賢。羣臣對曰。堯善。上曰。不如舜。能誅四凶。意指魏闔也。

張瑞圖回籍

十二月法司追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于河間。一日上至贓罰庫。見逆賢珍寶。嘆曰。天下脂膏。被奴刻剝殆盡。忽顧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上

大怒卽着回籍。

誅崔呈秀

時崔呈秀在薊州。一閉日卽見受刑諸臣。忽報會勘。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五十七歲矣。靈犀亦伏劍死。家貲籍沒。呈秀斬首。

樵史載呈秀自縊在十月初四日。或奉旨斬于薊州。在十二月也。鍾秀弟凝秀。浙江總兵。子鐸。文僅五篇卽中。

姚士慎叅田許

大理寺卿姚士慎等奏曰。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純。掌鎮撫司。逆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云云。上卽着原籍監候處決。已而伏誅籍其家。天下快之。李永貞斬劉若愚長繫。

掠死客氏

上命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得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其出入掖庭。多攜侍媵。謀爲呂不韋李園故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侯國興等俱伏誅。

聞香心動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近侍何來。對以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

附記 一夕上與詞臣論治。更餘未退。上忽起。命內監秉燭繞行。徧閱壁隅。寂無所見。上旣不言。羣臣復不敢請。已而遙見殿角火星微耀。立命毀壁入視。見一小璫持香端坐于內。詢之。乃魏逆所使也。以上勤于政事。故爇此香。使愆心頓起耳。上曰。吾方靜攝。而心忽動。固疑有是。命去之。

上初立。魏逆進國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納之。入宮。徧索其體。虛無他物。止帶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觸之魂。卽爲之迷矣。上命勿進。

二事皆魏闈。惑君心之計。自古人主與賢士大夫接。則聞正言。見正事。君德有成。一入深宮。卽與婦寺相狎矣。旣耽聲色。朝臣日疎。內豎肆虐。往往由此。

贈諡諸臣

羣臣奏曰。楊漣之死。爲忝逆賢二十四罪。繆昌期之死。爲代楊漣刪潤本稿。萬燥爲劾忠賢。李應昇爲申救萬燥。及阻忠賢陵工敘功。魏大中不肯與魏廣微通譜。周順昌爲魏大中寄子。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等俱不附逆。高攀龍爲劾崔呈秀。夏之令爲奸細。傅孟春事與賢忤。蘇繼歐因送飯楊漣。又與崔呈秀有隙。周起元爲與織造大監爭論。同知楊姜因波及黃尊素受害。各官俱無辜屈死。遂各贈諡及廕云。

廷推六相

十一月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爲大學士入閣辦事。

明季北畧卷之四

錫山計六奇用賓氏編輯

崇禎元年戊辰

思宗烈皇帝

思宗光宗之子。熹宗之弟也。丁卯八月卽位。戊辰改元崇禎。自太祖戊申建元洪武。迄今戊辰。共二百六十載。帝在位十七年。甲申之變。以身殉國。宏光朝禮部尙書顧錫疇議諡廟號思宗烈皇帝。周皇后爲孝節皇后。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字乙酉二月禮臣

管紹甯請改諡教宗烈皇帝。大清朝攝政王入燕。

命明之詞臣中允李明睿議諡號。明睿諡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后爲烈皇后。故大清紀則稱懷宗。從時憲也。而草野無知。或稱思宗。又間稱教宗者。傳舊聞也。顧錫疇。蘇之崑山人。管紹甯常之武進人。李明睿。江右南昌人。

按禮法慈仁短折曰懷。昔劉聰寇陷洛陽。執晉懷帝。殺之年甫三十。宋端宗爲元兵所迫。崩于福州。年十一。是懷與端俱非美字。先帝以身殉社稷。

大義也。攝政王入京，首命議諡尊帝之意可知。而明睿以明之舊臣素膺寵渥，不以美諡加帝，而稱以懷端，是視帝與青女、天子及夭折童子等耳。而遺聞猶謂其公忠鍊達過矣。

予思太祖戊申建元，思廟戊辰改元，止于甲申。是戊起而申止也。明之大統始于戊申，亦終于戊申。豈非數歟。

倪元璐論東林

倪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壬戌進士，授庶吉

士思宗立爲翰林編修元年正月上言畧云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重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夫東林亦天下之才數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居官昌言獲罪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談日甚臣

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日之是非。至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上曰。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惟各書院不得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瞿式耜六不平

瞿式耜字稼軒。號起田。常熟人。會元景淳之孫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永豐知縣。調江陵令。行取考選。授戶科給事中。感時事。上六不平疏。曰。如張羌

一。案主風顛者。雖爲仰承慈孝之深衷。然主挺犖者。亦未始非保護東宮之至意。千金之子。突有無知執械闖入內室。爲紀綱者。尙當執而問之。禁中何地。任妄男子作此舉動。而一味以風顛二字抹之。乃慈甯召見劉光復。以半吞半吐之詞。迹涉唐突。以致觸忌幽囚。今旣追錄其忠。贈卹祭葬。頻頻有加矣。而赤心凋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殊恩。并復官而斬之。至今藁葬城外。遺骨不能還鄉。恐先帝有靈。當自憐之。千秋有史。當自白之。臣之所謂不平者一也。紅丸

一案主穢逆之說者固屬偏見。然先帝聖躬委頓至此。豈臣子嘗試邀功之日。彼崔文昇。李可灼。不加一僇。則亦倖矣。乃優旨批答。放歸原籍。揚揚畫錦。卽今聖明在御。褒忠殛佞。千古一時。彼嫉惡防奸之孫慎行。尙推敲故事。不遺餘力。而么麼可灼。先登訪冊。儼然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二也。移宮一案。在楊漣。左光斗一時激烈。微過。或不能解于居功迫上之疑。然一腔擁護先帝爲心。亦未始非杜漸防微深意。賈繼春之持論。自是

移宮後一截處分以補楊漣說之未盡。非相反也。今必欲以移宮一議爲漣罪案。何居乎。漣幸而有擊瑞二十四罪之疏。不能沒其除奸大功。贈卹不得不從優耳。使果如諸臣一偏之見。不將與王之案。孫愼行同其沉抑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三也。封疆爲重。彼失事者罪撫無逃矣。乃熊廷弼梟首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與擅離信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福堂。甚且有以化貞登薦牘者。又何以服廷弼之心。非何以服天下人之心乎。人皆知廷弼以門戶殺。非

以封疆殺而究竟無人敢訟言之者使服辜者服辜而漏網者漏網將來何以嚴邊臣失事之禁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四也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有無然其主意無非羽翼先帝神祖升遐之日使倥偬之中大權不至旁竊宗社安于泰山初非與安有交結之情如崔呈秀黨附魏忠賢爲不解之誼也乃今動輒以王楊崔魏爲對案無論楊不可與崔對卽王亦豈可與魏對又以楊左交結王安與崔呈秀交結魏忠賢同類並稱凡有心知孰不痛之今卽贈廕卹

錄恩典無所不至。然以一片血忠被此惡名。能無飲恨于九泉乎。臣之所謂不平者五也。大臣者小臣之綱也。而宰相又爲諸大臣之綱。向者阿黨取容。權璫作勢。已多次第伏法。然大者卿貳。小者臺郎。彼見魏魏政府。甘作乾兒。誰不惴惴身家。自捐名節。今五虎輩雖罪未盡。職未籍沒。人心猶有餘憾。然亦既顯暴其罪狀于天下矣。彼造意王謀。無毒不具之魏廣微。固寵遂羶。無醜不備之顧秉謙。與夫媚璫而反取厭之馮銓。瑄敗而猶彌縫之黃立極。顧乃死不戮屍。生

不褻奪竊恩綸而誇奕世擁富貴以樂餘年其何以爲大臣黨閹之戒乎臣之所謂不平者六也方今公道昭明已無閉鬱偏枯之病而或巨奸藏鋒于脫網或幽貞抱泣于向隅或薰蕕蒼素一時尙多訛亂之言或黜陟斧鉞四海未盡澄清之望有一于此俱非蕩平臣是以不避恩仇不顧鼎鑊直陳其原委

韓一良論賄賂

六月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諭羣臣有文官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

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納賄之魁今俱咎寸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日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而欲守令之廉得乎。上嘉納之尋擢右僉都御史。

劉宗周論近功小利

九月辛亥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非甯朝令夕考庶幾太平之致然程效太急不免

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汲汲乎近功者。非遼事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有司以措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赤子無甯歲矣。頃者歲賊吏之誅。自執政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然貪風不盡息者。皆言利有以啟之也。其後國事決裂。盡如宗周。言宗周字啟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

溫體仁叅錢謙益

十一月止御暖閣召問溫體仁叅錢謙益浙闈關節之事。先是有旨會推枚卜。錢謙益名列第二。而溫體仁不與。體仁因叅謙益受田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取中之。結黨欺君。故上召對詰問。體仁與謙益質辯不已。上問諸臣。周延儒對曰：田千秋關節是真。輔臣錢龍錫等對曰：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上曰：關節既真。他爲主考如何說不是他。遂命擬旨。錢謙益既有物議。回籍聽勘。田千秋下法。

司再問科臣章允儒辯體仁以黨字加諸臣是從來
小人害君子榜樣上怒其胡扯着錦衣衛拿下

袁崇煥陛見

先是崇煥在甯遠專主欵六年十月遣喇嘛僧鎰南
木座等往大清軍中言問意欲議和僧回上詔曰
喇嘛請勸之書詐也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七
年二月崇煥奏敵使恭順求欵上亦謂誠僞未可信
七月崇煥以主偵敵之說物議紛紛遂以病乞歸故
和議未就及思宗元年七月癸酉召崇煥于平臺慰

勞甚至。問邊關何日可定。崇煥應曰。臣請五年爲陛
下肅清邊陲。上曰。五年滅敵。朕不吝封侯之賞。時四
輔臣錢龍錫等侍立。俱奏曰。崇煥肝膽意氣。識見方
畧。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上悅。賜茶果瓜餅而退。煥
出朝。臣問五年之期。當有定筭否。煥曰。上期望甚迫。
故以五年慰聖心。識者曰。主上英明。後且按期責效。
崇煥不旋踵矣。時朝議憂毛文龍難馭。大學士錢龍
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出。癸未。賜崇煥尙方劍。
先是。降將李永芳獻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國。恐

文龍截後須通書崇煥使殺文龍佯許還遼。大清
主從之崇煥答書密允。有以告病回籍。乃寢。至是再
任。思殺文龍則遼可得。以奏減島糧。兵變可圖。遂減
八萬。止解二萬八千。後去以不解。時屯田主事徐爾一
在籍。嘆曰。遼左興師。十戰任東事者。如經畧楊鎬。則
喪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心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
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三林則挫鋒。其餘不可勝述。
而投降者亦不知幾許。有如毛師開鎮九年。護持
兩國。復城獻俘者。而廟。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

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大遂上疏。竟不省。

毛文龍鴨綠江之捷

崇禎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劉愛塔率兵二萬自鎮江至。欲報義州之捷。文龍以八千人與部下十將禦之。愛塔以四百騎一戰收。降文龍。大清因是密通書崇煥。訂前約。圖文龍崇煥信之。

大清收諸部落

初廣甯塞外。有炒化暖。兀貴英諸部。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受賞。至是中外迎上旨。並革其

賞諸部。闕然會塞外。飢甯賑上堅不予。于是東邊諸部落羣起。颺去。大清逐盡收屬建州。而邊事不可爲矣。此元年七月也。

甯遠軍譁

元年七月甲申。遼東甯遠軍以軍糧四月不得大譁。執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推官蘇涵。置譙樓上。筆擊交下。括賞金得二萬。不服。遂借商民得五萬。自肅草奏引罷。走中左所。自經。王良崇煥至。宥首惡。捕其黨斬十六人。

初自肅奏請。而戶部不發。則罪不在自肅。而在戶部明矣。至崇煥斬其黨。而有首惡顛倒如此。安得不啟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錦州之譁也。

流賊初起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一。卒逃卒。驛卒。飢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鬪。故六者之亂。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崇禎初。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富林村。有富室錢之驥。子文俊。用賄入庠。險惡營利。僮僕恣橫。通邑恨之。

時鎮守省城總兵官王國興招家丁五百人內有吳榮賈奇李興張文等素無賴貸文俊銀九兩已償利八兩止負本銀文俊屢索吳等竟無償頃之間總戎發糧遣七人覓吳賈等詈而歐之擁之行府前諸兵俱忿追奪而還錢僕被歐垂斃文俊白于王國興曰吳榮四人貸銀四十七兩本利不償擊僮將斃乞總臺明斷國興曰家丁甚貧兄何慨借多金此言無據本府修書學院公斷方明文俊恐賄以三千金國興拘四人庭訊吳榮等曰止負九兩甯有四十七兩乎

文俊持前說國興各答三十擬徒下獄追比衆兵怒已而錢僕死者三人文俊馳院控理兵衆譁擁署前兵憲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殺文俊邢大怒曰有理當辯奈何聚衆闕公庭卽擒數十人笞之悉下之獄衆兵將劫獄入白國興國興止之進見邢備言軍心欲變請賞其罪時重文輕武總戎秩雖高自文臣視之猶藐如也邢謂國興曰汝縱家丁反子將奏汝此罪非輕國興懼而謝曰下官瀆犯辭出諸兵皆憤人獄劫吳榮四人去遂殺文俊全家燬掠室廬復人

察院獄中劫出衆家丁。邢知事急出諭招撫。諸兵見而毀之。遂肆殺掠。各官逃匿。時兵僅數百人。而飢民及無賴附之者。卽有萬計。出城結營東山。推才勇十人爲頭目。第一闖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堵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劉國能。第六混世王。第七過天曉張五。第八滿天星。第九曹操王羅汝才。第十老狃。狃馬守應。焚殺姪掠。殆無虛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爲流賊之始。

漢南盜起

十月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畧陽引土賊三千餘人入畧陽偏漢中等處。

白水盜王二

十一月延綏飢土府谷民王嘉允倡亂飢民附之時白水縣盜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韓城之孝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猝被兵人無固志陝西巡撫胡廷宴庸而耄惡聞賊警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民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聞盜偵知之益肆遂劫宜君縣獄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誌異

三月二十日辛巳昧爽。陝西天赤如血。射牖隙皆赤。五月西安府城夜墜火數十大如礮。次如斗。時出入民舍。民各禳之。不爲災。

五虎五彪

補書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五虎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等追贖發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處決。崔應元楊襄孫雲鶴邊衛充軍。以爲附權蠹政之戒。

明季北畧卷之五

錫山計六奇用賓彙輯

崇禎二年己巳

劉懋請裁驛遞

懋兵科左給事

初上卽位勵精圖治。軫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歲省金錢數十餘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不赦。部科監司多以此獲遺去。天下惴惴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其民饑脅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

所得食未幾秦中叠飢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剝削殆盡上命御史吳牲資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所在潰兵煽之遂相聚爲盜而全陝無甯土矣給事中許國榮御史姜思睿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當罷上皆不允衆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詛呪之圖其形而叢射之懋以是自恨死棺至山東莫肯爲輦負者至委棺旅舍經年不得歸

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

原有妙用。只須汰其冒濫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驅貧民而爲盜乎。

按洪武二十六年始定水馬驛應付馬騾船隻人夫額數以供差役傳報。通天下血脉。久之弊生。嘉靖三十三年始分溫良恭儉讓五字。溫字五條。供聖裔真人。并差遣孝陵之往來。良字二十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內出者。恭字九條。供文武各官。公差之外入者。儉字二條。供優恤。讓字六條。供柔遠。而火牌專供兵部。走探軍情與邊鎮飛報。亦分

內外換三字。以清楚之。除奉旨馳驛者。不爲限制。外餘各臨時裁酌。遞有增減。至萬曆三年。更分爲大小勘合。仍以五字編號。其中王裔文武官員用大勘合。監生吏舍等用小勘合。大勘合例用馬二匹。夫十名。船二隻。照品崇卑定例支應。或一支六。或一支八。極之一支十而止。小勘合實填數目。不許增減。或四馬十二夫。或六馬十六夫。極之八馬二十夫而止。迨天啟末年。援遼援黔。征兵征餉。起廢賜環。武弁內官。海內釋犛。加以冒濫。驛困實始。

于此科臣劉懋遂進裁之一疏。總五字之五十一條。酌爲一十二款。

一。衍聖公裁定夫六十名。馬十六匹。船二隻。如帶典籍。掌書。廟丁。醫獸等事。差有煩簡。臨時酌給。

一。張真人裁定夫五十名。馬十匹。船二隻。如帶法師二人。掌事一人。驢各一頭。

一。顏曾思孟加五經博士。裁定夫二十四名。馬六匹。船一隻。此崇禎二年五月初三日裁定其餘文武諸臣不及悉載

毛羽健論衛軍官兵及屯田

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奏曰太祖高皇帝
曰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夫不費錢之兵何兵
也。卽今各省直之衛所軍也。其養之何用原以備征
調也。客兵皆轉餉而衛軍獨屯田。民田皆起賦而屯
田獨收粒。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法至深且遠也。
成祖文皇帝遣英國公率黔川廣兵征黎季犛。又調
兩京及山陝山東湖廣兵自將討本雅失里。此衛軍
之調。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復如馬昂之討水滸。韓
雍之討大藤峽。衛涇之討西甯酋沙把白能之討襄

陽賊劉千斤程信之討山都蠻萬鏜之討蜡爾苗潘
藩之討思恩酋岑濬鄒文盛之討香爐酋阿傍李化
龍之征播州酋楊應龍凡此皆用衛所軍也然則衛
軍何嘗不征調乎永樂十二年成祖自統京營兵出
王刺河擊瓦剌宣德三年宣宗自領鐵騎出喜峰口
擊釐良哈此京兵之出征見于國初者也嗣是而後
如正統九年成國公之禦大甯朵顏成化二十年俞
子俊之討亦思馬因宏治十八年寇大同保國公之
鎮宣大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擁衆北向陸完馬

中錫之次涿州嘉靖三年土魯番寇甘肅金獻氏之
出蘭州。凡此皆用京營兵也。然則營兵又何常不征
調乎。不意廢弛至今。祖法蕩然。京營之兵。泥于居重
取輕之說。久不從戰。既臃腫而無所用。驕悍而不可
使矣。衛所之兵。又復因噎廢食。有警不卽調發。乃更
別議召募。至召募而尙可謂有長策乎。夫衛軍之食
屯糧。卽猶京兵之食月糧也。于日養之一日不得其
用。斯已成贅物矣。且旣不用其軍。便是徵其屯粒以
養募兵。而乃不征不調。祇却就窳。民議加派之糧。不

知就衛所中尋食糧之兵。則亦甚失祖宗立法之初
意矣。故今日而講足食。惟有去客兵用衛兵之一法。
欲用衛兵。惟有先清屯田之一法。乃屯田至今日而
又弊極矣。軍士利于屯田之無籍。可以免征伍也。則
私相賣。豪左利于屯田之無賦。可以免徵輸也。則私
相買。管軍官利于軍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則一
任其私相買賣而莫肯追補。經此三弊。屯之存者十
無一二矣。今誠以軍屯一事。專委各省兵巡道。只任
責成。勅令于凡軍丁之逃亡者。鈎攝之。死絕者。頂補

之。凡屯田之典賣者。追還之。隱占者。嚴核之。遇有征調。卽令兵巡道同該衛所掌印指揮官提押本兵赴營聽用。如此則軍旣赴調。本衛屯糧便可取作營中月糧。兵有定額。餉無虛冒。其利一也。人有籍貫。逃之可稽。其利二也。各自顧其父母親戚。不敢曠日語難。其利三也。各自認其本額。官將不敢彼此叅雜。其利四也。操練有素。臨敵不敢鼓譟。其利五也。一舉而五利具焉。

毛羽健。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

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劾楊維垣阮大
鍼爲邪黨。坐降級歸。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
着。謂驛遞一事最爲民害。首宜釐革。上深是其言。
後坐袁崇煥黨革職歸卒。

張延登請申海禁

四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張延登奏曰。自去歲閩寇闖
入浙中。臣督三區水陸官兵協勦。敗衄遠遁。近據偵
探。自李芝奇叛鄭之龍而去。其黨若陳成字白毛老
赤紫哥。桂叔老。竄入閩粵之界。約船六百餘號。釜游

不定。彼荒歉無所得食。海洋寥廓。順風一葦可航。萬一復來。爲害更烈。臣思善後之策。獨海禁一節。爲目前最急之着。按海寇之始。出于閩民通番之弊。通番獲利十倍。人捨死趨之。其流禍遂至不可救藥。閩浙海運交界之處。名曰沙堤。以限南北。勒令閩船不許過浙。浙船亦不許過閩。天啟七年三月。撫臣潘汝禎奏浙閩俱瀕海鄰。倭慮奸民勾引。禁船隻不許往來。日久玩愒。出入毋禁。以致崇禎元年海寇大舉入犯。閩浙船隻之爲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

延汀邵建四府出產杉木。其地木商將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甯波等處發賣。外載杉木。內裝絲綿。駕海出洋。每賃興化府大海船一隻。價至八十餘兩。其取利不貲。一日釣帶魚船。台之大陳山昌之韭山甯之晉院山等處出產帶魚。獨閩之蒲田福清縣人善釣。每至八九月。聯船入釣。動經數百。蟻結蜂聚。正月方歸。官軍不敢問。此二項船皆與賊通。賊先匿大陳山等處山中爲巢穴。僞立頭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爲輸銀之多寡。或五十兩。或三十二兩不等。貨未

發結票謂之報水。貨賣完納銀謂之交票。毫厘不少。時日不爽。此二項船貫盜賊勾引之囹媒也。至浙人之自爲害者。奸船爲最。前釣魚船搭厰于山繫船于海。內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鄉紳旗號。裝載酒米與漁船貿易。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是划船者又盜賊兵糧之齎送也。欲清海禁。非嚴禁三項船不可。或謂水行埠舊有船稅。禁船則商賈不通。稅何從出。不知舊規兩處商人俱卸沙埕。倒換貨自南來者。如糖。錠。椒。藤。諸物。

必易浙船以入。貨自北去者。如桃棗藥材諸物。必易
閩船以出。杉木船獨不可賣之易乎。明禁旣行。但有
由外洋竟至定海者。卽以越禁重處。如此則稽查旣
易。而稅亦不至乏絕矣。或又謂海上居民。以海爲業。
剝船若禁。樵採何資。臣又訪大樣剝船隻。桅木槳便
捷如飛。勾引最易。今須令近海縣分有司。按船編號。
止許兩划之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歸。不許窮洋
極島。船小則不能重載。限日則不能遠去。官旗各色。
盡行禁革。亦公私兩便之道也。

南居益請發軍餉

三月二十八日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奏曰。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故務餉之需。獨倍他省。邇因宇內多事。司農告匱。延綏甯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矣。去歲闔省荒旱。室若磬懸。野無青草。邊方斗米。貴至四錢。軍民交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窮極思亂。大盜蜂起。劫殺之變。在在告聞。適青黃不接。匱乏難支。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鏑。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羣。橫行于西安境內。耀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

韓城蒲城之間所過放火殺人劫財掠畜廬舍成墟
雞犬一空。涇富二邑被禍尤酷。屠掠姪污慘不忍言。
卽有存者駭鶴驚風扶老攜幼逃竄無門時勢至此
百二河山危若累卵。揆厥所由皆緣飢軍數數鼓譟
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數載以來養成燎原之勢
遂至不可嚮邇。爲今之計欲剿賊必先稽離伍之軍
欲查軍必先給積逋之餉。餉如不足則士不宿飽馬
無餘芻枵腹荷戈卽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撫鎮又安
能制此洶洶驍悍之卒哉。今惟發三十萬餉以給之

庶可弭脫巾之禍于旦夕。不然峭函以西且潰散而不可收拾。關中一變。川蜀晉楚唇齒俱爲搖動。天下事尙忍言哉。

無錫災荒疏畧

此民瘼

自天啟四年至七年。無錫二年大水。一年赤旱。又一年蝗蝻至。舊年八月初旬。迄中秋以後。突有異蟲叢生田間。非瓜非牙。潛鑽潛嚙。從禾根禾節以入禾心。觸之必斃。由一方一境以遍一邑。靡有子留。於其時。或夫婦臨田大哭。攜手溯河。或哭罷歸閉門自縊。或

聞鄰家自盡相與效尤。至于今或飢婦償布易米放
校身隕。或父子磨薪作餅食噎而亡。或啖樹皮吞石
粉枕籍以死。痛心慘目。難以盡陳。

太尊覆申文云。五邑惟靖江無災。江陰雖有蟲而不
爲甚害。不過二三分災耳。若無錫宜興武進三縣。則
無一處無蟲。無一家田禾不被傷。三縣相較。武進八
分災。無錫宜興九分災。太尊曾姓名櫻。江西峽江
人。萬曆丙辰進士。時入覲。三日一哭于戶部。必欲求
改折以甦民困。而總督倉場郭允厚。戶部尙書王家

頑堅執不從

馬懋才備陳大飢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疏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中天啟五年進士。備員行人。初
差關外解賞。再差貴州典試。三差湖廣頒詔。奔馳四
載。往返數萬餘里。其間如關外當抑河之敗。黔南當
圍困之餘。人民奔竄。景象凋殘。皆臣所經見。然未有
極苦極慘。如所見臣鄉之災異者。臣見諸臣具疏。有
言父棄其子。夫鬻其妻者。言掘草根以自食。採白石
以充飢者。猶未詳言也。臣今請悉爲皇上言之。臣鄉

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其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所劫。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止。間有獲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飢與死于盜等耳。與

其坐而飢死。何不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墓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始知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

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引盜賑飢。捐俸煮粥。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徧秦中也。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而盜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

之極而饑荒則稍次之。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桂王寢殿坍塌

桂王常瀛四月二十七日奏曰。三月初三寅時。臣正起梳洗。身側如雷震響。正殿盡傾。有該撥女子崔祿壽。呂壽喜。韓榮祿。崔遐壽。楊祥壽。呂福喜六名在內。止宿。竟皆壓死。痛念臣蒙先帝隆恩。分封衡地。時遣內官監太監黃用。工部營繕司主事高道素。費五十餘萬金錢。建造府第。乃臣之國。僅有二載。而元年九

月初八日則寢宮後殿挽梁損墮。擦臣右臂而下。臣命幾爲不保。此時二官猶未離衡目所親覩。臣已具本欲奏。值皇上初登寶位。未敢以此驚瀆天聽。致厲遠念。而二官亦自知罪。進修理銀五千六百兩。又進問安銀四百兩。且又訴其七年勞苦之狀。臣隨中止。今則前殿復塌。幸在刻時先後。臣未入殿行禮耳。否則亦爲不免矣。

宮殿覆壓。雖爲黃高二人賤買朽木之罪。然建國甫二年。卽遭此二變。天之所以警之也。異日流寇

通陷播遷兩粵其機已兆于此

倪元璐疏三案

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庶吉士
歷侍讀學士時閣臣魏廣微媚魏忠賢欲掩釋楊瓌
二十四大罪疏纂三朝要典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
成書元璐疏公議自存私書當毀上之 四月疏曰
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成
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何也
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

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
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
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出。魏廣微此
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
貴。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片推慈歸孝
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
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
乃始剏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
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

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上從之詔毀三朝要典

附記 華琪芳字方侯號末齋無錫人天啟乙丑會元廷試第二人思廟立罷歸每歎曰吾不纂修三朝要典今相矣蓋自悔也吁失足一時遺恨千古可不慎歟

欽定逆案

二月欽定逆案魏忠賢客氏磔死外以七等定罪一

曰首逆同謀。兵部崔呈秀等六人。二曰結交近侍。都御史劉志選等十九人。三曰結交近侍次等。大學士魏廣微等十一人。四曰逆孽軍犯。東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五曰諂附擁戴軍犯。內監等十五人。六曰結交近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百二十八人。七曰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閒任。大學士黃立極等四十四人。

喬應甲釀禍

正月六日壬戌。撫治郎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

告急請兵。陝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各奏流賊肆掠。刑科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熾也。由喬應用。撫奏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提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固原逃兵掠涇陽。又掠富平。二十九日乙酉。復掠涇陽。執遊擊李英。

劉應遇敗賊

二月二十日丙午。商洛道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

四川吳國輔兵敗賊賊走漢陰。遇遣兵追斬五百餘。
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皆自殺。漢
南盜平。

混天王擾延川等縣

三月二十日。丙子流賊掠真甯甯州安化三水。四月
犯涇陽甘峪。遊擊高從龍被殺。九月。大清兵圍薊
州。十一月京師戒嚴。徵四方援兵。勤王保定兵首潰。
餘亦多中路遁者。因與飢民合勢。嘯聚山澤。上命馳
諭陝西巡撫劉廣生。令急殲流孽。不必入衛。時大盜

明季北... 卷之五
混天王等擾延川米脂清澗等縣。復召前總兵杜文煥使勦之。

吳煥奏秦寇

是年四月。陝西巡按御史吳煥上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狃于積弛。束手無策。則舉而委之邊兵。延綏撫臣岳和聲。諱言邊兵爲盜。又委之內地。則西安延安諸邑之被盜。皆兩撫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李自成起

李自成。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人。雙泉堡大鎮東西街口。有大井二。故名。父名守忠。務農頗饒。生二子。長名鴻名。又二十年。爲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生次子。名鴻基。卽自成也。九月。鴻名生子名過。十二月。鴻名死。先是守忠父李海。一名勢。俱單傳。惟守忠生二子。然鴻基生而鴻名卽死。亦單傳耳。鴻名死。三年。妻改適。守忠撫鴻基與過。八歲就塾。二人不喜讀書。酷嗜拳勇。各不相下。守忠屢責不悛。年十三。鴻基母死。竊與過出外朋飲。里有劉國龍。亦同庚。相遇甚

歡偕往郊外馳馬飲于村肆相謂曰吾輩須習武藝
成大事讀書何用次日具牲禮詣關廟做桃園故事
鴻基欲較力見神前鐵爐一座重七十三斤隻手舉
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劉國龍掩衣欲舉不能動兩
手握之方起行五步止李過奮力一提亦不動如國
龍法行十五步止鴻基復提繞殿一周置于舊處道
士驚賞曰汝父爲善放生汝鴻基大言曰大丈夫當
橫行天下自成自立若株守父業豈男子乎前三歲
曾夢偉將軍呼子李自成今卽改名自成號鴻基國

龍等稱賀。由是三人數聚飲。守忠嗔責。復將延師東之。自成私走延安。聞羅教師。曩爲將。武藝超軼。遂師之。日與其黨馳射大喜。越四月。移書國龍與過。云予在延安。師羅某習武。汝二人速來同學。不可虛廢歲月。正月十六日。守忠見書。往覓時。自成于羅處。初習單刀。不卽歸。羅固勸之。乃還。越三月。守忠恐復往。乃延羅某于家。使劉李三人師之。年十八。自成性喜生事。守忠爲過娶鄧氏。而自成欲擇美婦。遂運半載。娶韓金兒。艷而姪。年十四。適西安老紳爲妾。以行斥。繼

爲延安監生妾。又見棄。至是自成娶之。其夕守忠夢
土地告云。汝家禍崇入門。百日內有大災。速與汝孫
暫避河南。勿被虎傷。倘違吾言。後悔無及。汝子自成
有禍無害。守忠覺不樂。遂與過託進香。秦安去。月餘
自成往延安。韓氏與里棍蓋虎兒有姦。越半月自成
歸。晚宿十里舖。夢韓與少年偕寢。欲殺之。少年走。乃
殺韓而寤。黎明卽行抵家。宛如所夢。舉刀直前。蓋虎
兒以縋袍禦之而逸。遂殺韓。衆挾之赴縣。時署篆艾
同知曰。汝妻不良。殺之固當。但捉姦須雙。今止殺妻。

於律不合。遣孟縣丞往驗。次日庭訊。答二十下獄。自成倩丁門子賄二百金。乃出。卽發審單云。李自成因妻韓氏不良而殺之。却無姦夫同殺爲証。何以服人。况不合律。姑擬徒。俟獲姦夫再審。自成怒曰。殺死姪婦。理之當然。奈何受金而罪我。會須控憲。丁聞之而懼。白于艾。艾出牒覆勘。自成以洩言知不免。遂殺艾。遁走甘肅。二年己巳冬。大清兵十萬大入。越薊薄京。京師戒嚴。徵兵勤王。甘肅巡撫梅之煥有文武才。總戎楊肇基素稱驍勇。奉旨赴援。自成投軍。居肇基

麾下邊地多盜。肇基每使親兵往剿。止事劫掠。獨自成見壯士輒釋去。每云東海舟頭亦有遇處。已而陞總旗。屬下五十人。俱稱長官。甘肅東有盜警。自成心謂響馬頗有英雄。可結一二以作異日爪牙。因請往捕。甘肅與蘭州接壤。有高如岳者。膂力絕人。善騎射。白袍白巾。聚黨百餘。服色悉按五方。居土山堰下。自稱闖王。時出行劫。自成引兵搜三日。如岳以八騎至。自成列陣以待。如岳曰。高闖王在此。速讓道。自成曰。觀若亦是好男子。何爲作此舉動。予特奉令取汝。如

岳曰。能者來戰。飛騎突至。自成迎戰良久。藝勇悉散。知不可力爭。乃謂之曰。自古好漢識好漢。觀汝狀貌。定非凡品。可下馬相見。有一言奉告。遂各敘禮。歡如魚水。同至土山。結爲兄弟。宰馬設誓。云。患難相扶。富貴共享。若有異心。神其不祐。酣飲達旦。自成將行。語之曰。自此以往。勿復行掠。予若功名小就。請同處邊庭。倘鄙願有違。相從不遠。乃別自成回鎮。以他級報功。遂陞把總。適徵兵檄至梅撫楊鎮。勤王以王叅將爲先鋒。自成與劉良佐不服。良佐字明輔。大同左衛。

人自成曰甯爲雞口。母爲牛後。良佐曰昔郭子儀本
行伍中人。後爲天下大元帥。我二人有才如此。甯憂
不富貴。自成曰大元帥何足道。漢高祖劉知遠。我太
祖皇帝。豈祖宗傳下天子。亦是平空做成事業者。楊
主將安識吾兩人。時師北行。王叅將居前隊。楊總戎
統中軍。過蘭州犒師。秋毫不犯。次日百里抵金縣。邑
小令怯。閉署不出。王叅將入城欲見令。有兵譁于庭。
答六人。半爲自成卒。自成怒。與良佐等縛令出。欲見
肇基。適遇叅將刺殺之。時良佐妻子在蘭州十里庄。

自成孑身。聞如岳有衆八百。率所部往。時高壓下。勇
士有羅汝才。劉國龍。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等數人。
劫掠郡縣。官兵屢敗。會于臨洮府城外。關廂人家。掠
美婦五。邢氏。趙氏。余氏。安氏。郇氏。而邢氏尤絕色。如
岳嬖之。妻鮑氏妬甚。適自成。至。遂以邢氏配之。每日
賊將輸劫。賀錦自北都返報。大清師已退。將推督
下勦。衆有懼色。其議乘兵未至。掠平民充陣。以精兵
繼之。于是各統所部。往渭原。河州。金縣。甘州等處。劫
掠所至之地。卽起火。名放亮兒。所掠衣糧等物。卽令

鄉民昇至營中持刀問云。願從否。如不願。卽云我送汝去。一刀殺之。苟願從。又問有父母妻子否。無則不問。有則問想否。不想則已。倘云想之。吾送汝去。復一刀殺之。凡初獲者。必縛五日。始釋。有逃而復獲者。則截其耳。或黥其面。兵遇之。反指爲真賊。解官請賞。王將不之省。斬首示衆。故不願作賊者。旣爲賊所掠。亦無如之何而從之矣。由是衆至數萬。

編年云。二年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以兵入援。譚于涿州。大掠良鄉。耿如杞逮論死。潰兵

遂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先是元年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聞王嘉允反往投焉。後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

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與衛卒李固鐵冶劉敏政結好暴于鄉里後隨衆作賊其兵嘗云我王原是個打鐵的。今後軍都督府張家原是個補鍋的。初是只七十人相從後漸結聚及併了老狷狷小表英兵纔有數萬。

各本俱載賊首高迎祥而此獨言高如岳是一是二

存實以俟攷

袁崇煥謀殺毛文龍

先是毛文龍駐皮島以牽敵。二年三月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于甯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登萊商船入市自是島中京餉俱着關甯經畧驗過始解朝鮮貢道往甯遠不許過皮島商賈不通島中大飢取野菜爲糧初文龍稱麾下兵一十餘萬朝廷爲治餉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日廣詣島閱視稱十萬及登萊道王廷試復裁之定額二萬八千人文

龍大不平。上章請餉。又累奏窮遠轉餉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旅順議之。六月崇煥致書文龍曰。知島中軍飢。發餉銀十萬。至雙島約公會議。滅敵。文龍語子承祿曰。昔日彼奏滅糧。今又發糧。其跡可疑。承祿曰。渠爲撫臣時。已有和議疏。茲復云滅敵。必有他意。不如勿往。文龍思久之。曰。古來戰守和得機。卽行。原非可執。况我與彼。總爲朝廷出力。不必猜疑。遂與部將二十人。家丁百人。引兵三千。至雙島。進謁崇煥。慰勞甚至。且日遼東海外。止贖資鎮。與本部院兩人同。

心共濟方能了局。文龍曰：職在海外數年，日以東事爲慮，第餽匱軍飢耳。若大人展回天之力，使諸軍安飽，指授方畧，則功可成矣。次日，崇煥犒師，每人銀一兩，米一石，布三疋。已而文龍設宴，甫坐，忽報大清兵萬餘將渡河東。崇煥遣兵馳救，止留數百人與文龍歛語而罷。三日，崇煥登島，又大犒師，謂文龍曰：今後貴鎮與本部院以旅順爲界，東行貴鎮，印西行本部院，印文龍從之。復報河西有警，崇煥思久之，謂文龍曰：願借貴鎮兵一往。文龍卽令疾救。四日，崇煥命

軍士擺圍。文龍不悟。從之入麾下。欲進。袁兵阻之。止。從官入圍。崇煥謂衆軍士曰。念爾等海外勞苦。每人僅得糧五斗。一家分食。言之痛酸。爾等當受本部院一拜。今後勿憂無糧。只須爲朝廷出力。語畢。卽拜。將士答謝。淚下。崇煥遂與文龍曰。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恐登津受腹心之患。東江糧餉。由甯遠過亦便。汝何必要解銀登津。自糴。且虛耗國家多少錢糧。並無實效。要東江何用。文龍曰。公言差矣。職以義旅。九十人取鎮江。不費朝廷斗米寸鐵。撫集遼瀋逃民。

九十餘萬羅致各島以爲犄角以義取朝鮮糧餉以
信括商賈錙銖種屯鼓鑄斬將復城六七年來止受
國家銀一百五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猶謂無功虛冒
乎崇煥曰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若
不殺汝此一塊土異日豈朝廷所有文龍曰督師惟
得節制何得殺我崇煥曰今日非本部院意乃是上
旨左右色變文龍自若乃曰既出上旨亦勿辨遂西
望拜曰臣負朝廷久矣崇煥命旗牌官張國柄執劍
殺之請將伏屍慟崇煥曰止斬文龍一人餘悉供職

如故命殞之。因奏文龍十二罪。并自劾。上以文龍驕
悍。命崇煥安心任事。且嘉諭之。時敵警寂然。師旋。聞
文龍死。皆哭。崇煥因佯祭曰。昨殺汝。是朝廷法。今祭
奠。是本院情。遂流淚。將士俱泣。崇煥恐變。呼文龍部
下曰。若等被主帥侵糧甚苦。今有十萬金犒賞。各領
三兩。衆始定。崇煥分其軍爲四。毛承祿及旗鼓徐
敷。奏東江將劉興祚與陳繼盛分將之。遂回甯遠。

鍾萬里解夢

毛夫人張氏。居抗間。文龍死。疑未得報。有所親鍾萬

里曰昔振南所夢于忠肅投詩前聯云欲效淮陰老
了一半蓋韓信二十七歲爲大將振南五十二歲作
元戎非老了一半乎後聯云好個田橫無人爲伴蓋
田橫有五百人同殉島中今云無人爲伴是自死于
島矣。而果然。抗人莫不憐之。

崇煥捏十二罪矯制殺文龍與秦檜以十二金牌
矯詔殺武穆古今一轍

聞余邑高忠憲當遣使閱島時語之曰若往須圖
其山川以歸使者至微行四境盡得其險易而還

忠憲披圖歎曰。是扶餘國也。使者故高公門下士。然則文龍功高不賞之疑。非獨錢龍錫輩而已。

逮袁崇煥

十二月辛亥。上召崇煥議餉密勅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崇煥進闕不數武。一內監趨出曰。萬歲命在平臺。速入。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驚沮。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崇煥不能對。上命桂解衣。驗示着錦衣。李擲股下。校尉十人。褫其朝服。相押西長安門外錦衣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上遣

太監車天祥諭慰遠東將士。命滿桂總理援兵節制諸將。馬世龍祖大壽分理遠東兵。都人大喜。袁兵聞之。半走固安。良鄉殺掠。桂招餘衆隸麾下。大清師聞報。撤兵。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具述崇煥通敵根底。入奏。上命法司追崇煥書。明年四月詔磔西南。時百姓怨恨。爭斃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劓者也。崇煥廣西梧州府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

江陰中書夏復蘇嘗與予云。昔在都中見磔崇煥。

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

滿桂戰死

十二月。大清兵復圍城。十七日丙寅。滿桂率師救辰。大清兵大至。桂敗收兵。十七丁卯。滿桂以五千入。同孫祖壽等陣安定門外。自辰至酉。十餘戰。大清兵屢易桂箭。削發墜馬。死于陣。申甫夜襲營。又戰。沒黑雲龍麻登雲被執。大清復攻城。都人大懼。會各省援兵四集。互相拒戰。大清兵乃退。

劉之綸死節

劉之綸字元誠。蜀宜賓人。喜學。埋家言。大書其坐隅。曰。必爲聖人。里中因呼爲劉聖人。天啟辛酉。舉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典同官。金公聲多客死。士申甫輩以備國家緩急。已巳冬。北兵入日。聲先上疏。得召見。薦公弁及申甫。上立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改金公御史。監其軍。而按公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督守戒事。已而滿桂申甫俱戰沒。公誓師出城。會北兵引去。遂抵通州。至薊。知兵衆在永平。乃約總

兵馬世龍吳自勉自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兵
入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溝。距遵化八里而
營。娘嬭由。迺世龍等不受節制。負公約。大兵驅三
萬騎自永平來。公嚴陣以待。先發一砲。殺百騎。再發
一砲。砲反裂。營中自焚。兵遂上山。一裨校請結陣徐
退。公不聽。命鼓人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皆力戰。軍
中矢石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矢集如雨。公度不
可爲。乃大呼曰。死死。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
歸。送巡撫。忽一矢貫公首。又一矢中膝。遂引而絕。詣

將從公者齊呼哭。寢天拔營野戰死之。事聞賜祭葬。廕一子。

公之爲人。文文肅肅。嘗諫言之。

黨還醇良鄉列難

黨還醇字子真。陝西三原人。天啟乙丑進士。己巳合良鄉。十二月北兵薄城。屬兵堅守。力竭援絕。遂死之。兵退得其屍于草中。身被數創。赤身面縛。怒氣勃勃。如生。方赴選時。送座師侯恪出都門。恪曰。但願諸君子爲好人。不願諸君子爲好官。還醇常諷誦不輟云。

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蔭一子。入監時。有保定推官李獻明奉命查勦密軍餉。抵遵化。大兵至。不肯他適。城陷而死。贈光祿少卿。又有保定餉司何天球。永平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灤州知州楊燦。香河知縣在光裕。遵化知縣徐澤良。鄉典史史之諫。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驛丞楊其禮。三屯純兵朱國彥。俱先後死。

己巳之役。大兵所向。有兵未至而城先空者。良鄉。涿州。香河。固安。張灣也。有城先空而兵不入者。霸州。

三。虜也有先降數日而兵始至者。玉田遷安也有兵
。趙先降而守臣不知者。遵化永平也有虛張聲勢而
。兵不敢犯者。昌平涿州也有受降旗。兵過而不取者。
。順義也有兵留而不攻。迹在若守若順之間者。房山
。也有兵至而順。兵去而守。以援兵至而免者。樂亭撫
。甯也。總由人心不固至此。向使各城盡如寶坻。合史
。應聘之。上下一心。永清合王象雲之有備無患。昌黎
。令左應選之男婦皆兵。開平舉人之請兵捐餉。何至
。一朝同歸于盡。丙如固安。合劉伸。守而不能守。所欠

一死良鄉香河道化三令永平守及推官藥州守與夫三屯總鎮各官之死皆不愧其官而保定司理李獻明一死尤烈永平道鄭國昌之死與巡撫王元粹等失地喪師不可語于列難之列其最劣者則盧龍遷安兩令餘若薊州通州三河豐潤官雖能守亦將士得力居多時巡方董憲初見灤縣斗大空城而縣令沈域舉動安詳問曰情景若此貴縣何恃而不恐沈域從容拱手曰以身殉之遂初爲致容以謝卒幸免焉。

商敬石善射

大清裨將引六百騎往嶼山。至河西忽十二騎突至。欲擒之。十二騎善射。裨將三人皆中目而死。諸軍悉前。應弦而倒。殪者甚衆。大兵悉去。刀發矢。十二人俱以手接。無一傷者。兵退。十二人追射。死者三百餘人。矢盡乃止。蓋十二人乃響馬賊。商敬石爲首。聞大兵入。約其黨欲建功。至此忽過耳。遂至通州鎮守營報功。守將申兵部。兵部悉隸之于麾下。時大兵大隊將至河西天津等處。聞通州十二騎殺兵四百。

乃不在。

左應選固守昌黎何大綱戰勝

大清兵至昌黎將抵城下時邑令左應選初蒞任膽
畧過人間藉登城周望諭百姓勿恐數日當自退即
閉城治火藥兵至列藥干城俟攻時始發是藥止及
百步外亦不納砲中臨敵燃火散下須臾如火星飛
墜兵衆俱傷乃退。大兵至灤縣何大綱張洪詩率
萬騎赴救斬一將馬世龍率驍勇五百人會之奪車
輜而還。

誌異

是歲江陰城鳴時吳鼎泰爲令及順治二年乙酉江陰被屠距己巳凡十有七年。